

父亲的工具箱

谭哲胜

父亲退休那天,把他使用了多年的工具箱拎回了家。

那是一只铁皮箱子,漆皮已经斑斑驳驳,提手处被磨得锃亮。他把它放在屋檐下,站在那里看了很久,什么也没说。后来我才知道,那只箱子跟了他整整四十多年,从学徒一直到退休。

我以为工具箱会从此沉寂下去。

可没过几天,生产队长到我家,说大队的脱粒机坏了,维修工不在。父亲二话没说,拎起工具箱就走了。那天下午,我看见他趴在脱粒机旁边,一只满是老茧的手在

机器里摸索着。扳手碰撞铁器的声音清脆地响起来,当当当的,像是古老的钟声,在村子午后的阳光里回荡。

脱粒机修好了,父亲的衣服却湿透了,后背洒出一大片深色的汗渍。生产队长要给他记个工分,他摆摆手说:“别,别,退休了还能摆弄摆弄这些家什,我心里舒坦。”

从那以后,父亲的工具箱似乎比上班时还忙。

邻居王婶家的水龙头坏了,哗哗地漏水。他在上面捣鼓了一阵,从工具箱里翻出一个新垫圈换上,水龙头就服服帖帖了。王婶倒了一杯水,父亲接过去喝了一口,脸上露出孩子一样的笑。

他的那双手,我是不敢细看的。掌心

全是硬茧,纹路被磨得几乎看不清了,像是长年累月在砂轮上打磨过的。指关节粗大,弯曲的时候咔咔地响。有一次他修完邻居家的水泵回来,右手食指上缠着一块胶布,血从胶布下面渗出来,红得刺眼。

我说:“爸,别干了。”

他没吭声,只是打开工具箱,把用过的扳手一把一把地擦干净,放回原来的位置。那只箱子被他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大到管钳,小到螺丝刀,都有自己的位置。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背影微微佝偻着,像一棵被岁月压弯了腰的老树。

有一段时间,他的咳嗽越来越厉害了。有时候半夜都能听见他咳,一声接一声的,像要把整个肺都咳出来。可白天只

要有人来找他修东西,他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整个人就又精神了。

有天晚上,我看到父亲在昏黄的灯光下,趴在桌上擦拭一把扳手。那扳手已经很旧了,把手的边缘开裂了一道缝,他用胶布缠了一圈又一圈。擦着擦着,他忽然停下手,怔怔地看着窗外。月光照进来,照在他的白发上,那白发一根一根地竖着,像极了工具箱里那些用旧了的钢锯条。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他也是这样坐在灯下修东西,不过那时候修理工具没有那么多,只有钳子、螺丝刀等少数几件。那时候他还年轻,头发是黑的,背是直的。他把月光拧进螺母里,把一个家撑了起来。

后来他老了,工具箱也跟着老了。可只要那些扳手还在响,我就觉得,他还像四十年前那样,什么都能修好,什么都难不倒他。

窗外的月亮很圆,他把最后一把扳手放进箱子,轻轻地合上了盖子。那一声轻响,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如今,父亲不在了,可他的工具箱还在。虽然上面落满了灰尘,可看到父亲的工具箱,就像看到了父亲一样,感觉是那么亲切。

瑶歌从隧道那头传来——记江华湾水源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者

周润强

测量工老李

清早扛着仪器上山
黄昏背着数据下山
草丛里惊起的野鸡
陪他走了很远
红标杆插进泥土
像签下某个约定
望远镜里的山峰
一厘米一厘米矮下去
水库的轮廓
一厘米一厘米浮起来
他记下每个标高
那是露水打湿裤脚的刻度

混凝土工老周

搅拌机在山谷里响着
从春天响到秋天
水泥和砂石
在滚筒里翻腾成
另一种形式的河流
他的手掌很粗
却能把模板
拼得严丝合缝
振动棒嗡嗡作响
把气泡从水泥浆赶出来

隧道工老陈

探照灯切开黑暗
像切开一块沉睡了亿万年的石头
风钻突突地响
岩石簌簌地落
身后的路越来越长
前面的路还剩一米又一米
汗水顺着安全帽的边沿
滴进岩缝
开出细小的盐花
换班的工友在洞口相遇
一个说洞外的月亮很圆
一个说洞里的石头很硬
然后各自转身
一个走进月光里
一个走进山的心里

(本诗获永州市第五届职工诗歌大奖赛一等奖,本报刊发时有删节)

千年形胜此滹沱

“千年形胜此滹沱,道路驰驱自昔多。”滹沱河石家庄段长约205公里,流经多个区县,被称为石家庄的“母亲河”。如今,滹沱河畔成为石家庄市民的休闲好去处。

图为人们在夕阳下的河北省石家庄市滹沱河畔休闲。

新华社发(闫志国 摄)

去密云看海

作为首都核心水源地,库区不少区域封闭管控。我们乘船入湖,是经特批的。游船驶出码头,四面水蓝得发暗。船往深处走,水天一色,人浮于碧波之上,恍若置身沧海。忽然想到一个词:静水流深。水面之上波澜不惊,水面之下40余米的深处,是淹没的村庄,是几代人的离乡之愁。外表温润平和,内里山河浩荡。

后登云蒙山,山顶风大,时间也紧,未能抵达可俯瞰水库全景的山头。下山折返时,蓦然回望:松涛阵阵,云海翻涌,群山错落如仙山岛屿。那片看不见的海,就在云海那边静默着。后来我常想,有些风景不必亲眼看见,心里装着,就够了。

看完水库,走进村庄,才算看全了密云的海。金巨罗村,辽金时的古村,名字很怪,据说是地形像筐箩。村中有个院落,叫“老友季”,由百年老宅修缮而成,砖墙斑驳。走进去,便从山野跌进另一片海——由草木、老屋、炊烟和人情织成的海。庭院深处还有一个小邮局,绿漆邮筒静立在墙边,可以寄一张有声明信片给远方的故人。

我坐在院中,看梨花随风簌簌飘落,心有所悟:密云的海,一半藏于万顷碧波,一半盛在人间烟火。

去“密云印象”品尝炖鱼。窗外那片海养出来的鱼,此刻就在盘子里。鱼肉紧实细嫩,几乎没有小刺,没有土腥气,透着一股清冽的鲜美。

饭后在岸边站了一会儿。同行的一位当地老人,望着平静的水面,轻声说起往事:“我们村原来就在这一片水下。”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当年搬迁那天早上,我妈装了一兜土,说带上吧,到了那边种菜能活。后来她到死也没回来过。”我心里一紧,什么也没说。

60多年了,一茬一茬人守着这片水,不能开矿,不能办厂。北京城千家万户水龙头涌出的水,是密云人数十载无声的成全与坚守。

我望着那一片深蓝,风从水面上来,带着湿润的气息。世间本无凭空而来的沧海,不过是一片被岁月悲欢浸透的碧水。北京喝到的每一口水中,都泡着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这花叫矮金莲花,不仅耐寒,还有清热消肿的药效。花瓣虽单薄,生命力却顽强,在冰雪消融的山坡上铺展成了一片金色绒毯。

后来还遇见了不知名的湛蓝小湖、一线飞瀑的“一线天”、巨石悬空的“老虎口”……天黑前,我们顺利抵达独山子——独库公路的北起点。我们当晚在明珠夜市大快朵颐,各色烤肉鲜美酥嫩,弥补了路上鲜有美食的遗憾。

独库给予我的深思,远不止于风景。

一位手动改装三轮摩托为房车的大爷,一人两狗,已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竟成功穿越了西藏羌塘无人区。听他平静诉说,钦佩之感油然而生。

有人不解为何要“受那个罪”。一位蹬着三轮骑行独库的坚强男子给出了答案:“当你知道痛并快乐着的时候,一切就明白了。当你启程,沐浴阳光,接受大自然的拥抱,全身心探寻未知的秘境——一切都是美妙的。”我望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心中忽然一片澄明。

回望这段旅程,我渐渐意识到,独库之美,不仅在于它的雪山、草原、花海、彩虹与落日,更在于它让每一个经过的人,都或多或少触碰到了那种超然的心境——放下执念,接纳无常,珍惜当下。

就像那个傍晚的双彩虹——你无法计划它的到来,也无法挽留它的离去。可它偏偏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降临,陪你一程,然后目送你继续前行,自己悄然隐入天山深处。

端午艾香

颜世珍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每当这首熟悉的歌谣响起,端午节就来了。

童年的端午乐事里,采艾蒿是其一。听到头遍鸡叫,我就一骨碌跳下炕,揉搓着眼睛,迷迷糊糊趿着布鞋,挎上竹筐,招呼着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一起去采艾蒿。孩子们像出笼的鸟儿,叽叽喳喳,飞向河岸边,荒坡上。

晨光带着微凉,斜斜地洒在艾蒿上,淡绿的茎和叶,泛着灰、泛着白,带着露水的清凉,沾着泥土的芬芳。鼻子凑上去,深吸一口气,清苦的香气浸润肺腑。很快,装满艾蒿的竹筐,就把细细的胳膊勒出一道道红印,一个个小人身子上,都散发出中药的香味。

采回来的艾蒿,先插在红瓦白墙掩映的屋檐下,约莫每隔半尺插一枝,一溜儿齐,给屋檐镶上了一道淡绿色的边,像是给眼睛粘上长长的睫毛。门楣上,窗台上,就连鸡舍、猪圈也跟着沾光,插上几枝,清冽的香气浸满整个院落。这时,母亲端来一盆浸泡过艾蒿的井水,叮咛我洗脸洗手,说眼睛会更加明亮,还能祛灾辟邪。她又把我的脑袋揽在怀里,将艾叶轻轻塞入我的耳朵里,说这样虫子就不往耳朵里钻了。艾叶好像给我耳朵呵痒,我忍不住咯咯笑出声来。

艾香混着粽香,弥漫在小院里,把人包裹得踏实又温暖。后来久居城市,再也没采过艾蒿。每到端午节前,菜市场倒是有艾蒿卖,用皮筋捆扎成细细的一束。前几天,我买了两束艾蒿,让儿子挂在入户门右侧的挂钩上,换去年的那束已经风干了的艾蒿。

艾蒿,浸着老辈人的念想,藏着故乡的烟火,也飘着千年不变的清香。

夏蚊夜奔

沙剑青

家住六楼,属于蚊子努力也能抵达的高度。这个老小区,大约有40年的历史。灰尘敷在蜘蛛网的墙壁上、罅隙中,遮天蔽日。唯独,对蚊子网开一面。

它很喜欢在夏季夜间,一头扎进这难以穿透的黑夜,钻到房间里。刚满一岁的娃,经常用稚嫩的小手挠挠眼睛,沉沉睡去。偶尔却忽地惊醒,大哭大闹,好像被什么东西魔住。哭了一阵,渐渐停止,复拜周公。

这时,嗡嗡声,从拐角处传来,我只好拿着手机手电筒,到处搜寻。大概在难以察觉的帐沿,或味道有点馊的挤奶器周围。它身体极小,肆意飞舞,仿佛在它和我之间,我才是那个小可怜,它掌握了一切,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任由它指挥,变成一个狂躁的人形怪物。

“你到底藏在哪里?”我气急败坏,而它依旧嗡嗡两声,又在捉迷藏。嘿,小家伙,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啪,啪啪。手拍肿了,蚊子还是不见踪迹。费劲不好好,我瘫坐在床边,蚊子声又起,娃再度哭醒。我开始反思,这蚊子,恐怕比想象的狡猾。无奈之下买了电子杀蚊器,开始有针对性地绞杀,听到它被电倒的滋滋声,才算出了口恶气。

然而,蚊子还是从某个时刻开始提醒,夜是可贵的。它足够安静,使人清晰地意识到:你,并未消失。也许白天你只是习惯性地当着妈妈,哄娃吃饭睡觉,但晚上不一样,你骗不了自己。这个你,从心底冒出很多问题拍打着灵魂:你难道真的,只想当个家庭主妇?

后来我重新上班,把家里的纱窗都换了,蚊子再也没来过。我却有点怀念它,就像怀念那个抱着宝宝,哼着摇篮曲,徜徉在朦胧夜色里的自己。那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我”在特定的时空中,留下的关于“我是谁”的拷问。虽然艰难,但总算是得到了心里的“正确”答案。

我是人,一个女人,一个曾经的全职妈妈,但唯独不是一只,嗡嗡作响,没有方向的蚊子。

活成老爸的模样

王建忠

晚饭剩了点凉拌菜的菜汤,我偷偷塞进了冰箱,想着明天还可以再放些蔬菜拌着吃。老婆斜了我一眼:这抠搜劲儿怎么跟你老爸活着的时候一样啊。我咧着嘴傻笑,是啊,我现在怎么越来越像老爸了啊?

老爸当年一个人在北京上班,老妈带着我们姐弟住在乡下。夏天放暑假,老妈都要带着最小的我来北京住一段时间。老爸看我们来自然高兴得不行,拉着我俩就往路口的副食商店跑,他给我买了两样好吃的:一包点心渣子和三根黑了皮的香蕉。

老爸的抠门儿是出了名的。记得接他班工作后,在单位食堂吃饭,我想花五毛钱打一份鸡蛋炒西红柿,硬是被卖饭的大爷说了一顿:你竟敢吃五毛钱的菜,你爸那会儿有八分的都不吃一毛的!结果他还是硬卖了个一毛几的菜给我,没给我盛鸡蛋炒西红柿。

老爸离世后,我总觉得他并没有走远,总感觉到他就在我身边。我还惊讶地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活成了他的模样。

孩子吃剩的半碗菜、几口饭,我总会下意识地端过来,扒拉进嘴里。逛超市、菜市场,眼睛也是不自觉地看向特价区、看看有没有临近保质期的水果。看见厨房垃圾袋里有没吃完的蔬菜,会翻一翻,觉得还能吃的就捡回来。路边的纸壳子、塑料瓶子,也会顺手捡起来攒着,虽然知道卖不了几个钱。

其实不是舍不得扔掉那一点东西,而是总和老爸当年的想法一样,觉得扔了可惜,觉得能省一点是一点。

活成老爸的模样,不仅仅是这些。

每天站在厨房门口,总是反复纠结,该给孩子做什么吃的,怕不合胃口,怕营养不够。那纠结的样子,和当年老爸站在灶台前,琢磨着给我做顿什么好吃的时候的神情一模一样。

夜深人静,孩子睡熟了,我会轻手轻脚推开他的房门,生怕惊扰了他的梦。走到床边,把踢开的被子一点点盖好,掖紧被角。就在指尖碰到被子的那一刻,我心里猛地一酸——老爸当年不也是这样,在无数个夜晚,悄悄走进我的房间,用同样温柔的动作,守护着我的美梦吗?

小时候,总觉得爸爸普通、沉默,甚至有些固执。直到自己也为人父,才看清他藏在平凡里的伟大。他把所有的辛苦都咽进肚里,把所有的温柔都留给家人,把最深的爱,藏在吃剩饭、盖被子、省小钱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儿里。

我终于活成了老爸的模样,学着他的样子,默默扛起生活,把爱藏在烟火日常里。这不是妥协,是传承,是我能给家人的,最朴素也最深情的守望。